

000555

孟子正義

冊五



孟子正義十六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

東夷之人也 **疏** 始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禮記曲禮

云大夫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是有人德之曰死注云事卒為終消盡

為漸孔氏正義云言但身終之功名尚在舜文王為天子諸侯不當

稱卒其稱卒為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天子諸馮負夏

至人歷山○正義曰諸馮不可攷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

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於負夏乘時翟氏灑攷異云司馬遷

伏生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遂伐三腰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

其野而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為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
之野而孟子未言卒於鳴條又以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
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
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
詳地所在之實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為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
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
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負海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
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北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
在其北故郡稱北海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東地
在負海而未得即春秋書城而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縣大海環其
東北說者以為為即春秋書城而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縣大海環其
自古竊疑近是凡言地以所生為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
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
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
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
於是諸馮湮注上意隱矣按孔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
本作負負海也

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

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鄠鎬也

疏

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

王作鄠顏師古注云邽今岐山縣是鄠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
水上是文王生時尙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閻氏若璩釋

地續云在太誓即文王之四月事者采薇上祭於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事者采薇上祭於西有昆夷之患是

此即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今八篇為二十篇者也趙氏時此

篇尚存故直引為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偽

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廣森經學厄言云與程

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此而戾民畢

程氏以亡年遭天之荒是也周土滅文王遂人居之多改从解曰惟周

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是也周土滅文王遂人居之多改从解曰惟周

仍當讀程以別於葬周楚公於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卒於

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楚公於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卒於

而自言卒於畢程故成王葬周楚公於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卒於

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其葬地所言在漢書地理志扶風安陵闕鄧

以爲本程也此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皇甫

謚所謂安陵西也此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皇甫

北數十里東西二百里亦謂之畢原此邑外咸陽縣為畢也原南

程地之九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

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也皆古之言在夏也周者大稷王功受此而岐之小別也故繫而

曰岐周程者武王季所窮於畢程之矣畢程即畢鄧周而書史記曰

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之矣畢程即畢鄧周而書史記曰

有畢程氏則畢鄧之鎬東南起遠矣又按畢地有武王冢在

地也太史公曰鎬東南起遠矣又按畢地有武王冢在

京兆長安縣鎬東南起遠矣又按畢地有武王冢在

十北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

一王卒於南畢郢也有名萬年往相亂杜佑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
 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為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
 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
 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豈以裴駘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冢在
 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豈以裴駘辨之以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
 王冢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
 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
 陵非也羣書剖析釋而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
 葬於畢用畢陌為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
 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
 墓近於鄠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
 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鄠而先君
 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此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未年仍卒乎此以
 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為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
 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
 王生於東夷禹出於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為東也鹽鐵論國
 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為東也鹽鐵論國
 病篇賢良曰禹出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西羌文王生北夷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田 土地相去千有

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

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

注里而土地遙自東至外也○正西義曰禮記近王自制云河自東於流沙千馮有

東河之王所生未至岐周在河二千餘里之西而內一流沙所生之諸千有

餘四也舜年於帝堯四十年內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至

文王千二百年蓋自舜生之約數至千二百年卒當商紂時也舜至

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之辨其國以輔王命守邦節用守

龍節皆行人也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土國用璽節道澤國用龍節

節皆以金為之六道節中旌節一而玉節亦節都鄙節用中節皆以

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玉字又引周禮之用角節使山邦者用虎節

路用旌者用澤信也符澤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璽與節

器之藏鄭注通名說云瑞節部云瑞典瑞若今符璽春官典瑞職云瑞王

符信也節者珍圭璋穀圭琬圭炎圭也此皆本故掌守邦節亦首氏注

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為文節則以節之名於角為金

竹節之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以節之名於符為金

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金行為人節云鑄象節焉如今漢之竹使符也然

則漢時金竹皆名符天官小宰大夫讀符別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傅別注云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符別成經邦治四曰聽專於門關之故或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掩然若合符是也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掩與暗同符節相合之以物也周禮楊氏以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為驗也

張法而度之即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所以也陳組綬燃犀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一言事有之古今而合者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不一者為之一而合者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其志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

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疏注子產也

○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為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卿多無諛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思思亦諡桓也豈以賢者之故邪淮南子汜論訓云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桓也

周禮大傳云諸侯各掌其國所治鄉之教而聽議獄也治注云聽謂平察之

尚書大傳云諸侯各掌其國所治鄉之教而聽議獄也治注云聽謂平察之

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與

涑水相鄰者若古新鄭城南潁水與溱水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

涑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

上水梁謂之桐門橋則涑水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

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舍橋梁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應繩

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應繩

遂即其事以深論之禮記仲尼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

仁亦可得聞乎孔子曰論解在愛民而已矣子曰夫之極言子產之惠

也車即與鄭氏之言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音義同說苑政理

為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音義同說苑政理

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

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

輿梁也
疏
之惠而不知周為政至梁也
○曰正此義申明曰國有語周心而民不云被澤

辰角見而雨畢曰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而也梁故夏令曰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

始涸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朝天見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水

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利農也使孔氏正禮記農既收則引

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使孔氏正禮記農既收則引

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為梁即便利民之轉運此灑致異云爾

即十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為梁即便利民之轉運此灑致異云爾

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趙注云周曰孟子夏九月可成步十月之脫

誤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月趙注云周曰孟子夏九月可成步十月之脫

功周夏正月建寅人月之所以成與爾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

建子夏正月建寅人月之所以成與爾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

自為周十一月夏九月自閩監毛三本月同廖本孔所以可貴阮周十校勘

記云周十一月夏九月自閩監毛三本月同廖本孔所以可貴阮周十校勘

推求文義趙注成本作一月與梁成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本

迹廖孔韓本則似二實非也周禮之凡言正月皆曰歲凡曰歲謂

終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曰正歲

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趙注未解其例謂夏正兩言七八

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本自成梁孟與趙注未解其例謂夏正兩言七八

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與趙注未解其例謂夏正兩言七八

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而改趙氏為成八月二夏九月梁成則無閩

監毛三本之引十亦一月而改趙氏為成八月二夏九月梁成則無閩

監毛三本之引十亦一月而改趙氏為成八月二夏九月梁成則無閩

監毛三本之引十亦一月而改趙氏為成八月二夏九月梁成則無閩

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橋段氏玉裁說石杠解字注云權水歲上橫木徒

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衙孟子歲上橫木徒

木杠成趙岐釋為步渡郭釋云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權雙聲

如孝武紀曰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

關舉南曰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者其中之梁也棟梁其假借也

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則為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

則今之橋也孟子與梁不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為梁皆今之

義謂之梁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巨於水中之君子平其政行辟人

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

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

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

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

云政謂刑禁論語為政事刑法以政即刑禁法教也孔曰政不法教也趙

氏解平其政為治政事刑法以政即刑禁法教也孔曰政不法教也趙

辟行人小爾雅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謂之辟人使避之辟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辟周禮闈辟人也凡外內命也婦出申為辟人之辟
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闈辟人也凡外內命也婦出申為辟人之辟
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則客還辟曰辟賓盤旋曰辟由辟焉包
咸論語注曰自屏之者言則闈人離婁篇郊特牲是辟也自退者言則
賓辟注曰自屏之者言則闈人離婁篇郊特牲是辟也自退者言則
大略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闈人離婁篇郊特牲是辟也自退者言則
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辟也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義
如是然則除人與卑辟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義
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闈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義
而悅之為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義矣以每
崔本每貪也說文貝也漢書賈誼傳趙氏以貪為欲每貪也說文貝也漢書賈誼傳趙氏以貪為欲每
云每貪也說文貝也漢書賈誼傳趙氏以貪為欲每貪也說文貝也漢書賈誼傳趙氏以貪為欲每
而悅是貪於悅人以故云貪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義矣以每
此節正是辨子產悅人以故云貪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義矣以每
君子之道忠也其為政與之泰侈者因而下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
伍大夫之忠也其為政與之泰侈者因而下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
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喧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
嚴津吏祗候即有往來喧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
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也所得假其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為政也必無
之理會子產而乘非小人也所得假其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為政也必無
子產將不得
為君子也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

孟子之不取也

疏 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疏 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

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哀公元左傳逢滑曰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

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

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

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王曰禮為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注 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

恩何如則可為服

疏 注禮舊舊君為舊君之母妻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

仕焉而已者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云何以為服齊衰三月也妻

君也大夫在去君子言未去廟故服齊衰三月也為舊君何也

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廟故服齊衰三月也為舊君何也

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且為君之母妻去

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為君服且為君之母妻去

若已去國則不尚服惟妻去國乃為舊君服

服雖待放於郊尚未去國乃為舊君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

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注為臣之時諫行

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

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

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疏

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

公於是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

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六年左傳云八月正吾罪大矣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

卒靈公少晉人難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

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

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狐至子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

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秦賈季在狄難日矣若之

何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隨如隨會秦賈季在狄難日矣若之

知足使也且昭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賈季在狄難日矣若之

矣○正義曰且昭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賈季在狄難日矣若之

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往至也○注古之至服

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酈公麾下至也○注古之至服

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生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多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生若

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即為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鈞

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焉

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

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鄆生也阮

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也孔本攷文古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韓本作乃收其田里也孔本攷文古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也孔本攷文古本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為萊作業則更誤矣三者

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

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

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

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有乎

云搏音博說文入手部云搏索持也山部云索而持執之故知為搏執訓

緣其所以困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尚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云殛本作極極之故則於羽山亦是困之也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極也此又收管之不放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歸終死於所謂極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受則所以困之者至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樂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遭其荼毒故擬之曰寇讎非真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為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非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會逝此之謂也

疏

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為類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為四民是士與民為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

於士故為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福上書曰

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戴鵲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戴阮氏元校

勘記云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
本孔本韓本增作會作會是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疏至君子

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寶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寶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故必

從之 **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疏**上為下效也○

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

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為也 **疏**注

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氏廣業孟子曰古注攷云陳質疑是奠贄之義董子繁露五

行相勝篇云營蕩為齊司寇大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
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
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字句絕此營蕩之為陳質亦其類耳
如虞慶之為高陽離盍胥之為古乘此營蕩之為陳質亦其類耳
○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
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為財用耳游俠傳云
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
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宣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
交即借周借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

疑禮疏禮義人之所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
制中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

以泉臺注引章
昭云制或為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注中者履中

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

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疏注中者至謂之
賢○正義曰白

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
者注云賢者有德行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
之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尚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
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

以中為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者即不才則賢者亦兼
指才而言矣○注才者養謂人之有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汜
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俊才過千人為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司徒論
能者體天官太宰四曰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此賢者至己也○教
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多才藝者此賢者至己也○教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猶教也言
養者漬浸成文王之說文云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
馬融注堯典教胄子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教子第爾雅釋詁云育
長也馬亦讀胄為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堯典
之教育中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樂也養之賢以養己即樂父兄
也教不中才也注云樂也養之賢以養己即樂父兄
導亦教誨也禮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訓
教不賢是以善教不賢亦是以善教不賢亦進之不能者亦進之
則以賢教不以善教亦是以善教不賢亦進之不能者亦進之
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
進之以善互發明之也

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

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疏注不養

○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
中不才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為父兄
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此賢至分寸○正義曰
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

蓋覺即校音義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詔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歷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有二十一步二井二十五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為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為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為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注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

之志疏氏人有至有為○正義曰有不為是乃為之義所不可為則

不為人能知擇故有不為者有為者讓千乘仍是不為苟得趙氏

以讓千乘為有為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

難說不貴苟察徒狄能之然唯君子當之為貴非禮義之赴河是行

平天也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卯義之毛是說盜跖吟口名聲若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

後有患難及己乎

疏

言人至患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為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

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己

甚泰過也

疏

仲尼不見諸侯而齊梁好○正義曰郝敬孟子說解云孟子

之醜未嘗不受道不苟取而不苟合而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可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園囿亦不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各其不足責政不沮己以王驩之心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若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恭以仲尼為不為己甚其為隘柳下惠為不恭猶謂其鋒銜太露何歟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銜太露何歟

章指言諭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也大人杖義

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

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疏杖注大人

正義曰諸本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

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

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

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隱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

代將誅不告吏曰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乎

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能此道矣○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

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

文是果即能果義為決能義亦得果行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

果謂以勇決為之此云有能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禮云父母存不

許友以死注云為忘親也死為報仇讎孔氏正義云禮云父則得許

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言必信行云親友之道不

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子欲行必知相為隱之輩也又云惡果

好學其蔽也賊集解引孔曰父欲行必知相為隱之輩也又云惡果

敢而窒者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

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

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真正大人也



注也○大正義曰前人

一說是一也嬰兒無知大田通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人者

則以前一說為定程氏則誠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

不知者赤子之心也見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

謂之為何也蓋以意誠明矣德者無所不知赤子之誠無妄而卒

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無異而能為聖人者亦必

子則不誠必其皆為聖人誠然則使赤子中有一誠而能為聖

夫不能所以格物致知而徒恃其知而無所至於七十誠乃自信

不踰矩也此古聖人後行以待緣此人情以制禮而人乃能於

千所獨謂明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誠之誠於此禮一也

見之獨謂明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誠之誠於此禮一也

此之獨謂明之時慎之又慎以造其意而誠之誠於此禮一也

食其道人故因其怒也懼也而除其改其過因其所謂焉此且辨其故因君未聞赤而
入其道因其怒也懼也而除其改其過因其所謂焉此且辨其故因君未聞赤而
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為己甚而為義所在所以發明
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知其雄
人熙熙如登春臺獨泊然其德不離復歸於嬰孩此亦自知其愚
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不離復歸於嬰孩此亦自知其愚
人之無一知譏聖人之樸也人為赤子猶天淨地有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
趙氏又無一說之義也人為赤子猶天淨地有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
綱夫紀之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子繕性篇乃云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羣生而不得淡人雖有知無所陰陽和靜鬼神
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而不得淡人雖有知無所陰陽和靜鬼神
芒惟悴與鳥獸相雜其靈於何而節漁佃之利未與疾病疢毒
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何而節漁佃之利未與疾病疢毒
於鳥獸贏蛇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天不自桑弧蓬矢方名之
無知故匍匐可以入者必多方而保護之不傷天不自桑弧蓬矢方名之
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通達強立而莫悟眾
若失而弗酬眾共以為愿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不能保自轉
擠之而弗酬眾共以為愿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不能保自轉
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轉
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真樸未散亦真乎夫老莊之徒
非不學也學而徒能知聖人為真樸未散亦真乎夫老莊之徒
者以為不必博文不徒能知聖人為真樸未散亦真乎夫老莊之徒
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即為大問而辨第靜其心皆自
命為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大吃人魔者等矣夫孟子所
謂大聖即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故申

再言其所以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云不失其赤
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
下之人之不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
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
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
己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疏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

注云事朝夕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為大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

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

疏

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造至也

至即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也

極也楚辭謬諫云又下何路之深解為得其根則深為深淺之釋造又

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即下

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非生而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也然

而識之知次也又曰慎行非生而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也然

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事亦

如見久之不心知而務在能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事亦

周乎萬物而道則居之安過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自

得之也自得之則安則資之深則取之左右自

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下之務深造而

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道之也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而

陰一陽之謂道道即者反復變通者也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深造而

造而不至以為道則不能變通者則通也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深造而

行而不至以為道則不能變通者則通也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深造而

之而非以道無乃不自得之無以深造以道又申之書以

古而能自得之無乃不自得之無以深造以道又申之書以

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氏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注居之安

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

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疏注居之至之也○正

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資取也禮記孔子閑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

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

博學而深造之自得則所謂如性自有之也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

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

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睽自得則不安與性融不能通其變

而協其宜道與性隔性與道睽故居之不與自得而居之安則

取之迹故資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

似之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取而右取而右宜之

無不於民也學而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取而右取而右宜之

其不於民也學而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取而右取而右宜之

之殆者空悟而此道無所自居則不安學也洽於思居之心之虛以道居之安

則思蘊於學舍學而失之矣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

暮習道所以臻也疏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

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疏注廣博

多聞之也博○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言部云說說釋也詩衛風

云約要也猶少也說也廣學則無不解也淮南子主術訓身云守甚約而辱守

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一

纖細言幽隱則輕淺者不易解言細則高簡者不屑解悉其微

言而徒憑空悟者非聖賢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可解原也士之博學

華也但知其一端則要博而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無

舍博且詳而約其約何趙氏云謂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非博無以

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謂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非博無以

論震孟子在字義疏證云約君子博學於文當阮氏元禮會子巷黨人孔博

學深美孔子又曰君子博學之審問之篤志孟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博我以文約我禮曰君子博學之審問之篤志孟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變通神化之遺文也一人情變動不可按孔孟所以重學於古者即不堯舜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

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

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

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

善養人為善於養人故以服為威力養為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

近時通解善即指仁義以仁義求勝於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何人能服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

違乎疏也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

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

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疏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

言言謂言語語中有所謂不祥者恆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

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禍福將至

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為不祥則以善

趙氏所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之實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

賢為不善之實猶養親為孝之實仁義為善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疏進賢受上賞

○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鸚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

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

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

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疏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源泉混混

源作原原正字源泉俗字上文取之左逢其原不從水可以證

曰源泉混混古音讀如袞俗字假借渾為混也王源渾渾泡泡郭

云水瀆涌也袞泡二音渾渾者假借渾為混也王源渾渾泡泡郭

證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汨乎混流重言之曰混混荀子富國

注云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血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

著兜鑿入敵也亦空之義並相近說文窠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

進趨岐注云敵也坎也義並相近說文窠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

虛也孟與坑同坑之言康盈科而後進盡心也篇流坎之科為物也空之盈

聲也孟與坑同坑之言康盈科而後進盡心也篇流坎之科為物也空之盈

范科不注以趙岐注並云坎也放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又注云放猶至也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

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

不海以水言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

四從爾雅以解者四為壑此得八音是以水言邪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

宜從爾雅以解者四為壑此得八音是以水言邪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

猶四方也解者如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閣氏所云四海之

立下有定四解者如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閣氏所云四海之

義有二為鄭氏周禮注所指地也况者比也譬也以此水之有原本者

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

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潤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

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為美云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

禮記月令夏季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

其常耳澮大遂于溝此言凡大溝小澮當有誤遂程氏瑤田通藝錄澮
 疆理小記云澮大遂于溝此言凡大溝小澮當有誤遂程氏瑤田通藝錄澮
 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千夫有澮則遂縱溝橫澮縱澮上
 而自川周視之外焉畝橫陳於南也一畝之田析之百畝以遂故遂縱
 者在兩夫之間故謂夫間不可謂二西夫之間也其變間言夫也溝橫
 連十夫故曰十夫有溝夫間不可謂二西夫之間也其變間言夫也溝橫
 十夫有澮也澮之水長如溝承澮澮而承澮澮皆入焉故曰百
 夫有澮也澮之水長如溝承澮澮而承澮澮皆入焉故曰百
 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之水長如溝承澮澮而承澮澮皆入焉故曰百
 川故曰萬夫有澮也澮之水長如溝承澮澮而承澮澮皆入焉故曰百
 然矣川上有澮也澮之水長如溝承澮澮而承澮澮皆入焉故曰百
 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矣匠人為溝澮其橫者則二
 謂之遂九夫為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尺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凡天下之里地勢同兩山之間必有深川焉大澮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里地勢同兩山之間必有深川焉大澮
 上必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中物其土宜而為之南畝三畝順
 其畝之首尾以行水入於遂故遂中物其土宜而為之南畝三畝順
 首同枕以遂夫而巳若不遂人夫為一遂以受水此所以別夫然
 但疆之以遂夫而巳若不遂人夫為一遂以受水此所以別夫然
 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
 而記變其文者蓋自鄭氏義不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
 承之井中無溝當縱者其間亦遂之井在屋間而受連水者也不溝嫌
 井間之稱澮十井之當縱者其間亦遂之井在屋間而受連水者也不溝嫌

由	其	即	水	倍	同	間	三	遂	之	以	縱	人	惟	其	法	公	有	之	析	相	山	水	橫	成	十
川	廣	水	之	增	間	之	夫	不	制	為	者	二	吾	法	視	彥	川	田	同	間	咸	亦	十	之	
而	狹	行	行	之	之	溝	相	命	必	田	但	法	子	以	其	云	但	十	厥	命	入	溝	有	含	
澮	淺	於	地	而	澮	以	連	夫	無	首	分	所	戎	晉	畝	井	準	澮	名	之	於	之	澮	百	
又	深	為	中	或	當	井	中	間	南	必	其	同	車	伐	東	之	水	納	斯	曰	澮	在	也	井	
等	之	《	也	以	兩	間	因	之	畝	在	界	者	之	齊	南	法	十	互	稱	兩	澮	井	澮	為	
而	等	即	小	為	山	之	置	故	矣	百	而	賈	利	必	而	眺	遂	咎	矣	山	澮	間	一	長	
增	不	澮	衆	九	間	當	間	而	豈	以	其	不	此	東	為	之	安	况	夫	間	兩	受	十	溝	
之	足	《	《	矣	之	成	字	為	然	南	又	明	眺	東	之	遂	目	夫	間	以	同	遂	十	成	
而	以	為	形	神	川	間	之	與	乎	故	不	匠	縱	畝	如	橫	形	是	為	例	澮	者	亦	水	
澮	盡	川	三	禹	而	之	義	遂	而	必	明	人	為	則	賈	溝	體	萬	兩	澮	故	也	不	咸	
而	疏	及	者	之	於	以	勿	人	後	易	遂	於	東	橫	是	端	緒	澮	夫	之	同	澮	入	嫌	
澮	淪	其	而	治	是	復	復	夫	世	其	人	遂	畝	而	東	獨	不	澮	之	同	澮	澮	成	於	
而	之	盡	已	水	專	深	考	間	解	之	斯	不	眺	川	著	著	澮	澮	之	澮	澮	澮	澮	澮	
遂	理	力	故	也	達	考	而	遂	記	以	之	夫	為	上	法	同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乃	而	於	制	澮	於	之	而	同	者	其	亦	故	之	路	耳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以	奠	溝	字	澮	之	當	以	屋	說	於	於	而	確	乃	左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承	萬	澮	以	一	澮	同	同	間	然	若	田	而	證	可	傳	余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夫	世	也	象	入	澮	之	之	之	明	然	首	以	遂	東	晉	謂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百	農	則	形	於	不	澮	澮	澮	為	是	為	為	夫	西	使	縱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畝	業	以	一	川	得	澮	澮	澮	田	是	為	夫	人	行	齊	橫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中	之	為	水	是	不	澮	澮	澮	首	之	首	之	間	故	盡	無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之	安	非	為	故	十	澮	澮	澮	之	之	之	而	間	曰	東	定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安	於	多	多	故	十	澮	澮	澮	之	之	之	而	間	曰	東	定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夫	是	多	多	故	十	澮	澮	澮	之	之	之	而	間	曰	東	定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澮	

然後名之曰雨集何以大受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而盡達於川矣其承
一縱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
其形會也害也鄭氏注於川初分終合所以除水害余亦以為備
使有汎溢之害也衆水以達小司徒云溝洫為除水害余亦以為備
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宜蓄之不洩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
則宜豬之旱不宜溝之宜蓄之不洩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
之法非豬之旱不宜溝之宜蓄之不洩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
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
塞也所以為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
實足以為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即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
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為有本是以仲尼在川
春秋慎大篇云商涸竭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
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涸故燥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 **疏** 虛聲過實 ○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情者不得
是以至如斯 ○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注** 幾希無

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

疏注幾也○希無

義也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注云豈也豈希遠也當此

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注云豈也豈希遠也當此

爾時雅與野人相去豈遠此兩注互相訓詁幾通作幾與豈通

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即甚近甚少之謂以希為遠則幾為豈以幾

為近則以希為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人妻妾何異

也何異猶曰幾何亦豈遠之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間之性善

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因此禽獸矣庶民

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子道性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也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曰道

皆云察之知也知仁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則有倫理次序察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於庶物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倫故去之舜能明知於庶物也舜君子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物察於人倫而存之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義而疆之君行仁行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義而義者仁君子教之非疆之以庶民亦能知而使之庶民知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其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行不由仁義也非使由之也舜明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也舜明之察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以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眾人皆然君子

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虎人與至不希○正義曰白

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歧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疏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

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
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
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

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疏注執中至相也○正義

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
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

疾也應事而無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
之應也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人所遲疑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為不

滯於一隅則兼方之所義言之論語八佾篇云父以無方為遠遊
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為有常趙氏以無方為不問

其從何方來是謂之方為方無方為無常矣蓋執中之無權猶子應
變齊給如響之謂是兼以無方為無常矣蓋執中之無權猶子應

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執中之有無由乃為有莘氏勝
之為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于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勝

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湯似謂自勝臣保伍
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

尹收天下雄雋之士此即本孟子亦以無方所言之與趙氏同文王
中和以無方為收天下雄雋之士此即本孟子亦以無方所言之與趙氏同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

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疏注

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逢滑曰臣
聞國之興也視氏如傷是其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

不也動文擾王也視正合按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

病也動文擾王也視正合按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

書司馬相如動擾子故虛容不先急迫也見○注望道至紂也見○猶正義曰漢

正天通人之述帝舜之推信堯道夏者大道祝融當守持三皇之道殷者顓

明當為中和之道也周已使已也密無道趙氏之密意謂紂無道也

命也以致命己在王文王分天而下有殷之二天服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即

一王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此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

謂朝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媠狎也

也邇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媠同泄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項也詩邛

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忘也左右王師脩文也武王緒業說太公

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且問粥子管子載其問癸度

觀其問太公賈太子新書載其問王以伐不問粥子管子載其問癸度

班祈賜于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豆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志

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

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日。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

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日，言

欲急施之也。疏明周公至待旦，不相沿襲，可知也。細審此章，指云兼三王

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末，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

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

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帥天下，諸侯則極而天眷未

更故文王但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極而天眷未

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紂之益無道，故凡三王之不事，皆遠修己以安

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紂，服事也。故凡三王之不事，皆遠修己以安

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四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

道揆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為萬世法也。有文王之不合者，則思

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神化，變通神化者，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之謂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己行有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

孟子正義 十六 十九 中華書局聚

觀前亦為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之舉而思其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謂聖王也太

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疏王

至秋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曰

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號三公為王左

賦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本以王師伐邾

而為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

庶幾得命德討罪與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

王之敵愾者無功日之後苟賈且為晉所滅甚寵射獎中肩列國無

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温原賜晉舉嶠函之險

豈一舉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維世有兄弟之天下而頹子微朝迭

亂王室數獨能勤諸侯先靈稱述齊家之道折服有闕政本不脩皇網陵定

君子閱焉數獨能勤諸侯先靈稱述齊家之道折服有闕政本不脩皇網陵定

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却強楚於近郊氏之與顧棟高書云授

命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桓文力也故天

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之王政者之不作桓文之生問之

迹斥之為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事則齊桓晉文也蓋自隱五年王之

師伐翼伐曲沃不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齊桓非倒置喜

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定四年自劉子會召陵而後成皆公請之會主

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說云孟子者之敘羣

聖之而康成以孔子作春秋之繼之而范甯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義

風齊王德於邦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頌

聲不故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頌

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此為不明則究不獨黍離王趙說止李迂

據即天子采風述亦可存而論蓋太史陳之政以莫考其得失而慶讓

守則天子采風述亦可存而論蓋太史陳之政以莫考其得失而慶讓

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諸侯貢俗太史陳之政以莫考其得失而慶讓

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而然著明二雅為來同捷焉

泊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
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衮鉞所以
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
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
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
温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不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
降之說獨為正大者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
而向來罕述之者

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

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檇杞者嚚凶之類興於

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

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

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

之謙辭疏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

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

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

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貫如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術出奔此以變為
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為義者也因與變相

參斯有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以明人存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

地同功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

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董狐南史其則以名書賴史官之直也

筆鮑也與庚與必不書人弒逆得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

昭公十二年公會羊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

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與趙氏罪我為時人見彈其者絕譏刺公之

辭有所以失者是其之罪與趙氏罪我為時人見彈其者絕譏刺公之

羊氏以義此當其義則義所指察周公撥亂所可思皆此義利者義之特指

出義字以義者宜也舜之義所察周公撥亂所可思皆此義利者義之特指

而通之慮天利同歸而殊途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即周

何思慮天利同歸而殊途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即周

公之思兼三王也舜之義所察周公撥亂所可思皆此義利者義之特指

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也舜之義所察周公撥亂所可思皆此義利者義之特指

正亦由不察之思而通在言亦變趨時之妙也○所注此三至行謙

辭爾○以正義曰杜預春繫時以春秋者魯史記遠近別同異者以

史之所記必表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

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之傅太子齊之法云教之屬

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晉喪曰殺其君之子齊又經解曰屬

稱吾見在百國春秋又云著氏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

春秋著在齊國春秋是兩其大趙氏以私為三別號魯史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

明舉乘春秋杙是名故晉楚私為三別號魯史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

也乘兵車之名管子陰陽地里有農耕國策之馬乘馬數問乘馬或亦

本以乘兵車之名管子陰陽地里有農耕國策之馬乘馬數問乘馬或亦

同之興于此謂舍之則文公八年左傳云顛項有不才謂之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舍之則文公八年左傳云顛項有不才謂之不

以禱杙賈逵注云禱杙凶頑無儔匹之貌是禱杙為器凶之類史記

文木部作杙云杙也引春秋傳異語云杙云杙狀似虎毫長二杙

尺人面虎足者取其善也無不載禱杙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禱

名春為乘者取其善也無不載禱杙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禱

亦同惟禱杙皆從木也禱杙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禱

者其未析者名杙也禱杙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為禱

則名頊是禱杙孔氏頊之正義云有斷木之不可徧舉四字為杙亦

號故交錯互舉取春足見冬故舉二字以春先於夏四時先於冬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萬物以生秋無物不包萬物以成賀

道養云春貴陽始舉謂包舉即春

為陽始秋為陰始舉即春

即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詳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諍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

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

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政致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之澤

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

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

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予未得爲孔子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

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疏注予我至人也○

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

信足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

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漢書晁錯傳云跌而

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厝也

孟子正義十六

孟子正義十七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

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

不陷於惡也疏無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

亦可無是事之兩可也既無取可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

取可以無取取則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

以與可以無與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為惠乎若可以死可以

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而不知其名為惠名為勇也

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知其名為惠名為勇也

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傷勇者也趙氏之富者其傷行者也

事之可以謀之生可以死其傷勇者也趙氏之富者其傷行者也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列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

能者也疏是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則列

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

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

殺之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

地故趙氏明此羿為有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

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騷云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

家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言羿因媚於內施賂於外樹樂田獵不恤

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謂左傳所云家眾即逢

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眾謂羿之傳家眾反羿而

從浞為浞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之巧劉歆七略有蠡門射法荀

子王霸篇云羿蠡門者善射也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於中

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道窮之重也善射百發之中高誘注云

一音之轉蒙即門之斐駟引此作逢蒙子皆攻射而百發也列子湯問

篇云敵己者一而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

注羿

孟子曰是亦羿

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

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

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疏人注孺子至瘧疾○正義曰孺子為鄭

所使故知為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孫丁出奔齊孫氏追之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孫

丁御公佗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不射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

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不射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注云子魚庾

公差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云辨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

應一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追也且是尹公佗事左傳是孫

實也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事左傳是孫

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事左傳是孫

公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佗其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甚

均者爾作之今日則合公林實應公佗丁初所夫夫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

孟子正義 卷之十七 中華書局聚

武王之邁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虐疾明之耳瘡即虐也問其僕

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

吾必生矣疏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

云僕夫謂御車人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

必不害我也疏注無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

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

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子為其所出之本始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

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

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公之斯至竟如孺

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

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

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

疏注禮

射至反兮○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傳云

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

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是還

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

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射四發其故處與反去引詩以證四

發為禮射至詩之反謂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

之非以詩之反即庾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

坐乘之注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而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

儀云其以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雁曰乘凡四皆為乘是乘為四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

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

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子小

面不能以為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為古之好女也周氏柄

孟子正義 卷之十七 華書局聚

元餘年而其書過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所加其稱加西施以為名邪按傳

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

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

羿之美類○注蒙不潔則過之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

愚惑天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務訓云今夫毛嬙

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

韋帶之美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而高誘注

云雖有美姿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而高誘注

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

禮夏官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

也考工記韞人凡冒鼓注云冒鼓所以革劉熙釋名是蒙為冒而冒

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鼓所以革劉熙釋名是蒙為冒而冒

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

以仁義乃為善也



疏曰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洪範六極五

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

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

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

公二十八年左傳云驥蔑惡又云昔賈大夫惡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惟義

為帝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下萬物

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為

楛棬非杞柳之性也疏刻趙氏天至之性也○正義明白可見故即荀求

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

易文傳云利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

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箋云順謂與

己和順利之義為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為利是利為順其故也賈

子道術篇云湛心兼愛人謂之仁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故失其利也湛心兼愛人謂之仁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

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之性與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時有語氣自指汎

奇齡四書騰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時有語氣自指汎

言性是時俗尚智計為多用彼所謂道語同至以智為本然後斷不以己意

故謂不用機智計耳顧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不合是為孟子言天下

於智為穿鑿也如不穿鑿則禽獸相治稱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

明其道性善之愔與前異於禽獸相治稱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

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暴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

子孟正義十七四中華書局聚

而有名秦人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會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
 之而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利變而能以盡利象
 傳出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太和乃利貞利變而能以盡利象
 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太和乃利貞利變而能以盡利象
 事之中審其能變以事知春秋繁露仁義注云義和禮記表記云道
 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注云義和禮記表記云道
 其性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知有父惟知有
 母與禽獸同伏羲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知有父惟知有
 稽知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
 中知其利則天之性道而善可知矣之繫辭傳云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云是知其利於天之道而善可知矣之繫辭傳云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通其故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利也明者非通變不足以利也
 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利也明者非通變不足以利也
 性者據故事而通其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
 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
 利為本者性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利
 利而直指性為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云故者以利
 為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
 義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
 也智人也不智禽獸也幾希之間一利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而已矣即一義而巳矣即一智而已矣利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疏注惡人至

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
 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更造也趙

氏以養物之言言當順其情性性相近習相遠惟上其情性下愚不移此
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其情性下愚不移此
謂變通也禽獸無知即皆能轉移其性可以善與人可以異則人為
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其性可以善與人可以異則人為
不善故此習其所知蓋伏義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為其愚惟其因
而不鑿故惡其所知蓋伏義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為其愚惟其因
而後人不可使苦於不知則惡為其愚惟其因
而治人不可使苦於不知則惡為其愚惟其因
也凡物為正是也其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
非大智下言然則行無事則智大鑿此孟子知其為仁義是已智行矣乃
由仁義行也然則行無事則智大鑿此孟子知其為仁義是已智行矣乃
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
離奇之術是鑿也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
據憑己之論而不見以爲仁憑己之實是鑿也義極精微如智者若禹
奧妙之論而不見以爲仁憑己之實是鑿也義極精微如智者若禹

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
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

疏注禹使之由地中○正義曰趙氏謂水行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江
疏河使之由地中○正義曰趙氏謂水行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江

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渭禹貢錐指云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治事也孟
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廡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
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公事也禹儒者蔽於一己之河見凡耳

目所穿不殊會不及皆以爲妄過泥禹之行水災禹所無事之言謂禹絕行

水審矣如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入皆得與禹功並垂

不能無事正矣所以使人明庶物察人倫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

乃行於使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在歲事實位

出居上置之空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篇云陰之行無

而與水起寒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類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事循

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疏曰孟子至以禹之行水明

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爲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舜之大智即舜之無爲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

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禹之行水例之必好問察言

道脩道中而乃能乎性則行所無事自以爲智而用其智則非率

性而天下亦不能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注**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

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

日也 **疏** 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

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大氣舉之也蓋

地居中天周其外而地之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圓則九重而其里

八宿實也辰者知其高次也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本無度以星

辰為度星辰本無度以宿角亢氐房為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

先求日至星辰東方之宿角亢氐房為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

之柳七星張翼軫為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北方

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初為節至其月中為中氣自危十度至璧八度十

謂之豕韋之分次立春雨水居之自璧八度謂之至大梁一度謂之清

居之自畢六度謂之至井十度謂之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

度謂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至壽星之次白

尾四分居之自亢八度謂之至尾四度謂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

之元二度謂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為十二辰天每十日左旋

中	以	上	二	年	大	之	梅	歲	六	年	子	在	初	至	其	迹	於	在	畢	短	出	而	轉	交	一
所	為	古	者	日	明	法	氏	之	十	冬	與	朔	年	言	故	即	十	在	仲	星	入	北	而	處	周
載	造	之	不	法	術	有	文	日	年	至	第	旦	月	之	而	所	二	房	夏	昂	南	行	為	日	
諸	法	時	同	直	各	二	鼎	至	至	朔	一	而	日	張	可	謂	辰	孟	日	北	至	行	春	每	
家	之	歲	然	以	所	其	秝	正	朔	旦	章	非	時	氏	知	故	二	日	在	令	皆	春	秋	日	
厯	根	月	以	至	用	一	學	求	同	乃	同	甲	俱	爾	其	也	十	在	孟	以	分	秋	分	右	
元	數	日	是	元	之	遠	疑	此	日	甲	而	子	會	岐	所	求	八	尾	春	星	復	分	分	自	
無	也	時	為	辛	積	溯	問	一	而	子	日	日	於	蒿	在	其	宿	仲	日	辰	交	交	春	一	
一	使	皆	起	巳	年	初	云	元	年	日	非	時	甲	庵	則	故	之	冬	在	為	於	赤	度	天	
同	其	會	算	為	是	古	造	之	月	甲	子	四	子	閑	兩	求	間	日	日	營	道	道	交	行	
者	果	甲	之	元	也	為	法	初	日	子	甲	章	朔	話	分	日	則	在	室	堯	道	之	赤	道	
是	然	子	端	而	其	七	者	年	時	子	二	旦	七	云	兩	所	此	斗	仲	堯	道	南	道	赤	
其	雖	而	一	今	一	曜	必	月	俱	而	十	冬	十	秝	至	行	黃	季	孟	日	道	至	道	道	
積	萬	又	而	西	為	齊	有	日	會	非	六	至	六	法	定	於	道	冬	秋	日	斜	冬	北	日	
年	世	日	已	法	截	元	起	時	於	甲	甲	年	年	每	矣	星	之	日	在	星	絡	至	行	行	
之	遵	月	矣	亦	算	之	算	俱	甲	子	為	為	為	十	日	辰	絡	在	在	奎	於	而	夏	黃	
久	用	如	夫	以	之	元	之	會	子	歲	一	秝	元	九	之	之	於	婺	翼	季	日	二	道	道	
近	可	合	所	崇	元	自	端	甲	如	首	紀	元	年	為	極	也	星	女	仲	春	日	十	而	黃	
皆	矣	璧	謂	禎	自	漢	是	子	初	三	凡	朔	以	一	於	日	者	是	秋	日	八	距	極	道	
非	乃	五	七	庚	元	太	謂	朔	矣	紀	一	旦	後	章	兩	所	為	也	日	在	宿	之	北	斜	
有	今	星	曜	辰	授	初	律	旦	孟	共	千	冬	章	第	至	行	日	日	胃	宵	之	道	交	於	
所	二	如	齊	為	時	至	元	冬	子	四	五	至	首	一	故	之	躔	每	孟	中	間	最	赤	道	
受	十	聯	元	元	不	金	然	至	所	千	百	在	冬	章	以	度	歲	角	夏	星	故	遠	道	最	
之	一	珠	者	是	用	重	律	者	謂	五	二	夜	至	章	之	即	環	每	日	虛	日	又	道	最	
於	史	取	謂	也	積	修	元	也	千	百	十	半	必	之	日	軌	行	在	日	在	之	轉	遠	其	

前直以法巧算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一事然後據本其出於胸臆則非也
 當其立法之取而巳然謂其近一事然後據本其出於胸臆則非也
 證之於書傳之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遂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而
 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遂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而
 也然既不能欲其稍合律元又欲其不合近測以考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
 齊勢不積年而改測積年而改測積年而改測積年而改測積年而改測積年而改測
 故且以實測為憑而不用積年之虛率上考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
 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為元其歲以見卓矣孟子曰至可坐而日至趙注云日
 至可知歲前天正冬至為元其歲以見卓矣孟子曰至可坐而日至趙注云日
 方氏觀承之五禮通攷云孟知後世將有太初律元之說元立元立元立元立元
 初術始有五禮通攷云孟知後世將有太初律元之說元立元立元立元立元
 豈無元然隨代亦可兼立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
 子所謂日南至者亦可兼立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
 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
 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
 不少矣按孟子例以水之求日無事天之行所無事其仍恐
 其不明也故又例以水之求日無事天之行所無事其仍恐
 躔至於星辰而為分至孟不容子舉一必不容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
 日至於星辰而為分至孟不容子舉一必不容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
 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稗者極精微於測天必與實測
 相孚稍一鑿空便與天空行不測所以學問之極精微於測天必與實測
 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不測所以學問之極精微於測天必與實測
 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此也其引喻之義全在求其人
 故言性者雖以實未嘗求其實未嘗求其故此也其引喻之義全在求其人
 雖以性者雖以實未嘗求其實未嘗求其故此也其引喻之義全在求其人

而空	周尚	黃是	人若	考人	從千	歷前	二移	晦歷	以爲	而守	以祿	致器
時以	禮矣	帝則	深是	前之	辨餘	多數	年此	此一	驗合	知其	變必	猶云
時言	地而	迎合	知則	代之	之年	周之	土歷	歷日	天以	其故	爲求	深物
求者	官堯	日天	天聖	之不	迨而	豈易	星一	一而	乎驗	密所	常其	審產
測也	用典	推下	載人	度若	其始	能見	則歲	月可	吾天	也	至密	也之
之誠	土則	策萬	之之	分後	歷得	灼矣	二而	而知	嘗若	梅必	於密	然致
不以	圭紀	攷世	無智	理人	年一	見又	十可	可者	徵預	氏求	千必	則也
易寒	之岨	定之	窮有	愈也	既周	乃其	九知	知也	之爲	文其	歲由	可精
合暑	法夷	日聰	而所	久前	久雖	若每	年者	者月	天一	鼎故	則於	坐微
也晝	以南	星明	不窮	而人	差有	歲周	夫也	也	道定	秣求	不深	而注
人夜	測交	少以	爲歟	愈不	數期	差之	至乃	時朔	矣之	學其	能審	致云
性有	日西	皞爲	一曰	明能	愈頤	之間	於若	有有	日法	疑故	不通	即致
之常	景朔	立其	定使	法預	多上	行必	十熒	春生	有而	問即	其必	可致
善而	之方	司耳	之聖	愈見	然壽	六有	二惑	夏明	朝不	云實	變深	而也
亦其	長之	分目	法爲	脩後	後所	七十	年二	秋有	有隨	治秣	蓋審	密樂
如差	短宅	司聖	必爲	而來	共見	年及	十天	冬弦	禹時	秣者	不而	亦記
寒則	歷舜	至人	使一	愈密	見之	而差	九則	晝有	有中	改當	能密	即云
暑隨	代又	之之	隨定	勢數	而差	始不	年歷	夜望	有有	以順	離者	可致
晝時	皆官	所	時之	則而	法過	差餘	而二	有永	是求	天斯	其則	坐樂
夜而	用璇	顛以	脩法	然後	立一	度所	一年	短魄	有無	以其	故以	而治
之變	實璣	項不	改則	耳人	焉二	歷差	周歲	中星	夜有	求術	而天	深心
有非	測玉	制窮	以窮	問則	此度	二甚	已星	星下	有是	合乃	不行	審凡
常即	未衡	尿也	求矣	者能	非亦	萬微	不則	有弦	晨爲	不可	能測	治云
也其	有之	由按	合惟	者曰	盡	前安	若十	推有	此合	當坐	拘測	
至故	鑿在	來自	天聖	曰								

者者	或為	則之	春求	今歲	太之	少	有	不	詳	菴	四	或	始	孟	可	孟	思	其
此則	與本	以為	分上	則實	陽月	歲	本	合	衍	梅	十	合	序	子	子	之	智	
為知	今算	均二	相下	戾但	高有	歲	輪	行	算	氏	九	其	則	言	泥	言	不	
庶史	法當	度四	距兩	古求	卑實	不	均	盡	術	因	事	故	不	稱	其	日	易	
幾傳	有年	加二	測合	合歲	之會	同	輪	黃	雖	之	紀	難	愆	之	故	至	言	
焉所	不平	減一	定授	古實	理逐	而	最	道	明	作	大	言	術	精	而	而	也	
倘記	合冬	定八	歲時	又於	未月	古	高	一	而	春	衍	元	家	即	不	曰	歲	
以非	則至	之七	周術	違活	明不	今	最	周	未	秋	宣	史	詳	孟	能	千	而	
授實	知時	此五	小本	今汎	雖同	冬	卑	為	有	以	明	有	求	子	隨	歲	無	
時測	其刻	不此	餘之	統之	知五	至	之	平	折	來	紀	六	冬	言	時	千	差	
之所	乃	易為	五有	天冬	一星	不	行	歲	衷	冬	元	術	至	性	以	歲	則	
歲謂	以	之平	小百	術至	歲有	能	以	實	永	至	統	冬	且	之	實	二	故	
實苟	輪定	法行	時年	遂故	之實	以	視	與	因	考	天	至	求	精	測	字	不	
為求	均冬	也之	三長	立一	行合	一	行	月	梅	刪	重	開	千	也	求	即	必	
歲其	輪至	欲歲	刻一	距術	有每	率	加	五	氏	去	脩	載	歲	江	之	括	求	
實故	之較	考實	三消	差必	盈周	齊	減	星	所	獻	大	魯	以	氏	則	歲	日	
而千	有之	往小	分一	躔更	縮不	之	平	周	考	公	明	獻	上	永	千	差	非	
以歲	半知	古餘	四之	差一	不	是	行	平	定	一	授	公	冬	冬	歲	而	不	
百之	徑其	冬而	十說	之周	悟也	為	二	朔	者	事	時	戊	至	至	之	言	千	
年日	差距	至各	五西	法率	盈授	活	十	策	用	各	時	寅	證	權	日	舍	歲	
長至	有最	當節	秒法	暗與	縮之	之	大	合	實	以	刻	至	之	度	至	故	則	
一可	相卑	以氣	以本	藏歲	之	中	統	率	法	其	之	至	史	云	不	則	差	
消坐	去之	平之	萬回	消實	縮大	為	以	同	推	術	異	元	傳	履	可	日	時	
一而	之遠	歲定	分回	長然	之	為	前	理	算	本	同	庚	或	端	致	至	著	
為致	遠近	實氣	通以	以合	平	前	猶	多	有	法	勿	辰	離	於	此	不	見	

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為縮未盈初之端歲
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同理平冬至之改為定冬
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
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
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考之此行度故也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
分一冬至十微以遠年冬至至考之此率似微胸大約當加二秒上求
古時定冬至以爲準焉一本論本輪之既卑既有此行度矣而太陽
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
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而西法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
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
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
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恆差之外術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
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疏

修性守改○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
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

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

皆諂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
禮父爲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

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弔而身居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
子有子之喪也凡喪乎曰非也公行子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其子非
身居子之喪也凡喪乎曰非也公行子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其子非
記云定禮當時公而杖喪又正身凡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
明有定禮當時公而杖喪又正身凡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
云子夏喪其子而會子弔之禮凡稱喪皆實指死者而言之謂
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喪皆實指死者而言之謂
喪不成人喪何人母人姊之喪乎儀禮大昕潛父為堂長子不得為長子當
有子之喪何人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大昕潛父為堂長子不得為長子當
曰何以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庶子不當三年重其當
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庶子不當三年重其當
先祖之正體也又以其將代己為宗廟之主也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
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子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
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咸往會焉周禮大其喪也父
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皆往會焉周禮大其喪也父
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錄云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
職喪喪禁令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
時趨人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以
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
右師主其事孟子略篇云公行子之從衆也○注云孟子曰公行大夫有子之
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從衆也○注云孟子曰公行大夫有子之
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
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
焉氏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

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疏是簡驩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驕恣篇云自驕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

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注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

為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禮朝廷至揖也

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己之位也於

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嚮彼遙揖禮以變為敬是

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明君臣

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

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

注反以我為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閩監毛三本作

是非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疏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劉向傳武帝

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注存

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己也疏

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為察在心即省察其心下文自反皆察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

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

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則

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其自反而仁事為也是奚宜即何為也至之義為來故云來加我

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

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

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疏又何難焉○正

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為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

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為妄作故妄作即猶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離謂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猶異也

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

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疏是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

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

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

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

會無鄰里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

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

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

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

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

疏

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

司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謂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

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

顏回同道

注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

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

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

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

佚異矣

疏

禹思至飢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

謝少宰墉謂由當讀如字蓋己既為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己既為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己讀為猶尚是譬况未合此深得孟

子之
惜矣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

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

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

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疏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

名釋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上而下繫於頸也急於戴冠不及使纓攝

注以冠纓貫頭○廷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所以閉戶而高

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辨云堯舜皆有舉任兮高枕而守已完矣

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

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也○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

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

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注云○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

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敬也

男子之所敬以忠敬婦人之所說以姣好也其以書入君朝尊以嚴其貌

入宗廟敬以忠敬婦人之所說以姣好也其以書入君朝尊以嚴其貌

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為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為和

親故以為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孟子曰世俗所謂

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為貌

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

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

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勇好

鬪很○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

也犬部很五還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很字必當如曲禮

顧一言而不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

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

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疏

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

者志不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

云章子之事得也○注章子至大春秋後語證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

言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與孟子相遇不即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

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之母章子對曰臣非

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臣葬母是欲死王父也

故不能更葬母有言之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曰也

責善蓋必勸其欺父君弗爲己甚而返國策所不述如此自然是人倫

大變章子之勸其欺父君弗爲己甚而返國策所不述如此自然是人倫

子自勝秦以前所處此非過者也本不可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章

王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

揚父之生於前之矜其過自諒其心蓋以爲自是至性孤行之子亦未嘗

可之得世威所行未嘗與秦交而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在將

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

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

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

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

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

妻子之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

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疏注章子至之意○正義曰說

張施弓弦也是設即張也張則有疆義昭公十四年左傳云臣欲

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張為疆是也以

此意張設於心疆而莫改故為執持此意也○注是章至與言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古本有之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眾曰不孝其實

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去也曾子居武城有

去一室為城故私好如孫諸此邱為使從沂句為以有鄴之縣武尼
鳴且在於焉邱墓在焉即云為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也
豈難之來方將效死於曲阜為西守與鉅野皆古大野地
高寇難之來方將效死於曲阜為西守與鉅野皆古大野地
府嘗治琅琊起館臺攷春秋時琅琊為今山東沂州府費縣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境以伐焉觀此則沂州管地何已
滋及吳師至有者道之吳境以伐焉觀此則沂州管地何已
未錯壤越滅吳鄰吳既有滅且徙治琅琊則與武城密邇閣潛
報所據左傳哀二年公十一年越人始也或云越寇季氏非魯
師會越人泗東地百七十年越使后庸自滅吳後與魯脩公
嘗與魯人泗東地百七十年越使后庸自滅吳後與魯脩公
說兵而哀公嘗欲以越非寇魯而去臆桓武言耳趙氏温之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者處清河有東武城在魯費縣北
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會子居武城自明今費縣之武城
上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者處清河有東武城在魯費縣北
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者處清河有東武城在魯費縣北

會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會子自為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

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

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

齊衛宋魯陳晉汝穎荆州江淮之間或曰寓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復以前十一字皆會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

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耳此曰字義如曰為改歲之曰語辭也

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注左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會子武城人為會子

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

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也

疏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為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質而已矣皆謂為其質不為其

文也大戴禮會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為孝子也孟子始於不可言殆為不可也於與為同義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

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

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

賓不與臣同疏注沈直深切漢復姓有沈猶氏翟氏灑攷異云荀子

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

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

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

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注伋子思名也子思欲

助衛君赴難疏注伋字伯魚伯魚年五十一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

於宋子思作中庸困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

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

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疏注故去留無毀

謂土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虧也去留無毀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

謂得其同疏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

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

於衆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矚夫子宋九經本岳本阮氏元校勘記云王

韓本作矚蓋此正本同監毛公二篇陽貨矚孔子同字音勘譌為矚而以

古莧切之非也下章同○注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見戰國

策燕策謂齊宣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為相是為齊人也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覲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為相是為齊人也吳揚江淮之

間曰矚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矚夫子注云矚視也矚與覲同按趙

氏以視釋矚自非矚字荀子非相篇云相舉古人之形狀顏色而

不知其吉凶妖祥如世俗稱之古之人心無有也學相不道也周禮大司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

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員篇云單居離

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方注云人首圓

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肖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肖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

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

注疏云注良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

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

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

負良而綏鄭注云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侈耳猶古者婦稱夫

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言之經

富貴故趙氏明之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

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

疏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

皆當為覲字之誤也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無注見及見

謂雜之兩見部醴酒也正義曰覲謂雜也據齊景公之勇臣有觀此

者今孟子滕文公上成覲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覲良人同字然

則覲即覲之俗說文覲並視也從二見覲故鄭訓為雜與說

文義合孟子將覲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覲並眾人之雜者讀覲

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祗訓為視語意未周按鄭以覲為眾人之雜者讀覲

云為間雜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釋名釋姿容蚤起施

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

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注施者邪施而行不欲

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

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

訓云接徑直施注云東郭墦間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錄

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墦邱墦冢也說文冢

高墳也墦之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之名義亦同也閣

氏若璩釋云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趙注名間郭外冢間也

以為此古墓地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

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此言既興下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

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下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

非古余謂孟子且勿論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

茲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

會子曰椎牛而祭墓不雞豚遠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

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

凡魯城北為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豈有非禮之

葬而敢輒上聖人之家哉曹氏之祭者乞其餘云何氏焯讀書記

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間句之祭者乞其餘云何氏焯讀書記

而之他句上文矚良人之所郭之卒之祭者乞其餘云何氏焯讀書記

貫注按卒字句之矚良人之所郭之卒之祭者乞其餘云何氏焯讀書記

祭者則乞祭者所餘酒肉固以之祭者乞其餘云何氏焯讀書記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訛其良人而相

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疏妻注

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訛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

曰訛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子齊人有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

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比諸左傳叔孫使邱馬正侯出

殺邱宰云云未以此使如之三字比諸左傳叔孫使邱馬正侯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飲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飲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

不嫌煩也下祭者蚤起其餘不足又顧而之徧國中其為饜足之道卒之

東郭墦間之下祭者蚤起其餘不足又顧而之徧國中其為饜足之道卒之

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此
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矚於目中之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
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字今若此此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
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字已歸
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
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
良人乃渾括之辭與則盡富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
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

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疏注

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將其來
施施按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將其來

同間獨來見己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為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
緝翻翻釋文云己之貌又作扁張華鷓鴣賦云翻翻然有以自樂也

假借也漢書敘傳云魏其翻翻顏師古注亦云翻翻自喜之貌由

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注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

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所

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

何異也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

猶之通
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况於
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孟子正義十七

孟子正義十八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

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 **疏** **注**萬章滕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

弟子趙氏佑温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

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

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徒便於依託放心與其徒相發

悠繆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

明而是正之萬子尤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

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注**問舜往至于田

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 **疏** **注**舜往至于田 **注**正義曰禮記

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

至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

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

云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

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孟子曰怨慕也 **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

虞書乃古尚書說也 **注**孟子曰怨慕也 **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

孟子正義十八

中華書局聚

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然則舜怨乎

注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疏

正義曰禮記祭

義云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

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

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

知也

注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

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間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

疏

旻注旻天至

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為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之為言愁也旻天旻閔也

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愁也春秋繁露

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慙愁也愁慙也憂愁

公十禮以哭有言者為號此云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夫

注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愨愨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

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

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愨愨然無憂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

注恕無愁之貌○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說文心部無恕字有忼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忼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忼今作恕為俗字忽忘於心即無愁與趙氏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共人子之

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疏我過共子職而已此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雖竭力耕田

不知父母之恕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言上恕字若恕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尚有何罪而此說與經文不達宜從趙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

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

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

女不見九男子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

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

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

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

疏

注帝堯至有之稱

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即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

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

數其饋禮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掌人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

修委積注云官謂牛人羊人舍十人委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官

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倉廩亦百

官所致也所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言此也後云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

則是以爲舜所以自禮有故趙分堯時當亦言此也後云牛羊倉廩爲百官所致者

乃初以復賓禮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瞽子則堯所賜象也○注

諧以孝于媯媯不格虞帝曰我尚書集注音疏云厥女長曰娥皇

降二女于媯媯不格虞帝曰我尚書集注音疏云厥女長曰娥皇

次曰女英夫觀其夫婦之道是也王堯欲以此書後辨云慎說五

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直接古文係與之篇直至陟方堯死皆外典有也此

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係與之篇直至陟方堯死皆外典有也此

珍傲宋版印

編古今文則實亡去舜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不但曉有堯典而無在堯典而其中

以致蕭齊建武後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攜

戰國以後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惟慎元日以舜典以後始是舜典春秋

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者慎五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

元自月正元日尚起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而在月正

正元日以前則尚起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而在月正

毛氏此說以前史者補言九男之即刺取其辭與之本經正可申然大趙氏注義

惠氏棟古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則尚書析堯典而為二

者不謂故孟子引四罪而有天下載咸服於堯本紀不為舜典史

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舜固往于田信馬遷亦親從不安國問古政其

言亦未為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信馬遷亦親從不安國問古政其

於有庫等語安知非舜本紀亦載其事為舜完廩之一段文辭古岨

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為舜完廩之一段文辭古岨

略與毛氏同段氏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堯典不告而娶章及

呂氏春秋使九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

子曰堯使九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

甫謚云堯外稱八庶之依呂覽以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

也此依呂覽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尚九庶

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尚九庶

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堯典者堯已亡惟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

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已亡惟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

允子朱啓明馬融注云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

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

言若順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勳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天時以

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勳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天時以

齊曰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義和而錄云天下正定於此為注然則

並非求禪未始變之亦得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

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

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

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

人造次而為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為堯哉彼以疇咨為求

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

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君謂重耳吾奚齊卓子也天下之士多就

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也天下之士多就

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

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

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

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

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疏注天

下至三年悅之成都呂氏春秋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於歷山而居成聚二年雷

澤天歸之悅之萬民士從之善士即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為天子

賢之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即振振殷殷無不戴說也注胥為天子

相禪之傳正義曰漢書敘傳上集注管子大匡云胥須也其自及頗至

帝輯五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類也

按爾雅釋詁云胥輔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堯知天子即朱之

不肖不足授天下病而於乃得其利堯曰終不以下得其利而丹朱一

授而卒授舜以天下病而於乃得其利堯曰終不以下得其利而丹朱一

也○正義曰趙氏以升也進也謂進而授舜即君位也○天下也注順愛至往

為愛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雅上釋詁云困窮也我歸往也以順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曰說

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

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

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

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

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

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

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疏注艾美好也程氏考○正義曰翟氏灑

之以艾為好之文衢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當讀為少長則慕差減于

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子曰艾疏謂髮蒼白如艾也蓋言則謂之艾

為白而白義含二焉以髮蒼白謂之老以面白白皙言則謂之艾

美同誘於艾之美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逸注亦以艾

為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驤以沛注薛綜注以

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驤以沛注薛綜注以

沛艾為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

或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俊亦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也

過千人為俊百人為義亦為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為俊即猶三美士

注無美絕異也者鄙矣然亦非取於艾又色之稱白也○注熱中心熱

恐懼中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論云禮樂有交錯於中注云中心喜也故熱中為心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禮樂有交錯於中注云中心喜也怒悲憂恐并於腎則恐在變動注云心虛則為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在變動注云心虛則為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也為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為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熱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芳草石藥發瘡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芳草石藥之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慄悍藥氣亦然此謂熱中以形容病心不和緩是為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

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

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

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云若老萊子楚人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

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

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驢繹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

著五采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書曰至五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仆注書曰至五小兒啼或弄雛鳥於

氏元校勘文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者非也作三位閩監毛三本

三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歲登庸三十五歲在位五十年徵庸二

皆本之位為舜年百歲禮說五帝充趙岐皆從今文尚書舜生三十載馬融王肅

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舜生三位五徵庸二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

在位何可通邪今本論衡亦改二十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下文適十

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

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死謂攝位至死為

五十年舜年一試也此年正鄭說三十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

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鄭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

姚作三十在位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

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夫孝至先之○正

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

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

孝為百行之本人殿云為孝人莫先於孝漢書杜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

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

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娶也○正義曰

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

詩為文姜嫁魯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

母可告故傳以為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

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

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

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

疏注舜父至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

紀云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後焚廩揜井亦其事也爾雅釋

言云對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怨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

告何也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

告舜父母也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之

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

記問有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
 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之辭云納吉曰吾
 子有祝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
 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
 命祝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
 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祝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
 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
 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
 子對曰某固維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
 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酈生
 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亢與亢通亢答即
 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
 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注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

疏

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

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警而

注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警

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警瞽不知其

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

其井以為死矣

疏

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山部云完全也

全注云全猶具也蓋原有所振廩入屋宗廟破處使舜登而補葺完謂
之亦是治也說文云蓋原穀有所振廩入屋宗廟破處使舜登而補葺完謂
倉呂氏从八回象屋形中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
有困廩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
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廩記云稱虞人設階注云階宮室所以升屋
者則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之也蓋階與梯略西階之階也說文用手部云
捐棄也環謂之捐也小爾雅捐去其階一還也環還字通捐為旋也爾雅
釋器云環謂之捐也小爾雅捐去其階一還也環還字通捐為旋也爾雅
為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即出故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也
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也
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而入
下欲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而入
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
舜鳥工上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瞍使舜去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
曰時其焚汝鵲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去舜穿井又告二
女二女曰去汝鵲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瞍與象去舜穿井又告二
出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志或云不言鳥工蓋飛出即所謂旋
也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焚廩者
瞽瞍也而父子瞽瞍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即謂
於後妻而父子瞽瞍之恩原不泯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斡旋之即謂
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熙云舜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
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象

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

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

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疏

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

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是象為舜異母弟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奔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

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為揜即為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

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

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未嘗君之故解都為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為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

爾雅釋詁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言蓋割裂也害曷盍末未古皆音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繇

寡無蓋蓋即害字之借言堯時繇寡無害也偽傳云使繇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

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蓋為牛羊父母倉廩父母蓋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

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

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

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戈戟詳見梁惠王下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

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思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彫云義與弇同趙氏讀張為彫故以為彫弓音義詩云大雅行葦切敦

敦與彫堅傳云敦異彫是畫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也冬官弓正義云

弓唯言用漆不畫則漆上又畫之敦弓彼不言畫文云敦音彫也冬官弓正義云

當各大夫嬰弓不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敦弓必然而也按周天子皆訓至說文

彫之為張矣乃此時堯不禮注禪舜之意以張鞞字同鞞之為抵猶

未協趙氏佑温故錄云韻引或埤蒼云張之舜名所常用亦如五弦之

說為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也即皮閣之類聚引尸子云廣

雅疏證云棲者雅釋器所棲也即皮閣之意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廣

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窮於妻之媵之以娥列女傳母

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

表女英作女罄大戴禮記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英子謂之女匱

云欲民之治也高誘注云治也少而理曰治安息之春處猶云侍

也寢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

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都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

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義曰說文土都云在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

往不見之象愕不憚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

略不同按孟子之憚文曰舜已出井而鬱陶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

相而後來漢書張良傳云良愕然欲歐之注云選同驚貌也淮南子選

汎論訓云仁紂居不能宣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

心也鼓其琴以瞽瞍與象實之若此則象先不空出未死既居舜宮

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象何以能自揜其死也惟舜

以和此象所大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蘇云然子芸瓜而誤斬其

根會哲怒援杖擊之會子地有頃蘇感然而起退屏鼓琴而

歌欲汝聞瞽瞍聽其歌聲曰舜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嘗不在側

內也汝聞瞽瞍聽其歌聲曰舜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嘗不在側

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孫廣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

之問謂之鬱悠鬱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衿篇云悠

猶鬱陶也凡經傳之言鬱陶失之皆當讀如皋陶之鬱陶證云爾雅

釋詁篇鬱陶如陶治之陶鬱陶者皆當讀如皋陶之鬱陶證云爾雅

陶刑昷疏引孟喜趙注云璞象見舜正鬱陶思君禮然反辭曰喜則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鬱陶思君禮然反辭曰喜則

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禮然反辭曰喜則

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下文非真喜亦喜蓋之統括也

二喜曰惟茲臣庶女其于予治孟子固已下文非真喜亦喜蓋之統括也

因乃悉數諸書以鬱陶為憂思之誤念孫按象曰鬱陶思君爾則鬱

辭也孟子言象喜亦喜非謂象見舜而偽喜自述其鬱陶思舜之意

相思之切豈不以鬱陶為喜史記五帝紀述象之言亦鬱陶思君故

正鬱陶楚辭九辯云豈不鬱陶而思乎則鬱陶為思其義甚明

與爾雅之訓為喜者不同郭璞以孟子證爾雅誤也閻氏必欲解

傳注為非真矣又思君爾雅甚為不辭既思也悠憂也為思又思

既訓為思又訓為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憂也悠為說文

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疾是憂也悠為說文

也且悠陶是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釋言云陶憂也合而音義引韓詩作憂

九辯鬱陶而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為憂凡一

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為治故絲憂也今據之為安臭之為

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暢意是喜也憂未暢謂之鬱陶孟引何氏

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虞思游賦云戚溽暑之

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鬱積之義故命禮名亦同閻氏謂憂

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為憂亦非也爾雅為辭者禮記檀弓爾母從

從爾注云爾語助是也震方言云疏忸慝云晉語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

忸慝或謂之盛咨戴氏震方言云疏忸慝云晉語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

戲矣人固習而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注萬章言我不知舜不

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

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

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

注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詐也

○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偽高誘注云偽虛詐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

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

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

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孟

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

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

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言伊尹以天下與湯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曰否然也萬章不與之問孔子於衛主癱

然注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曰否然也萬章不與之問孔子於衛主癱

作否不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為不通如音讀

符鄙切○注校為人主池沼必仍校視之正義曰校以人為見周禮夏官掌

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如

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者謂以為周官校獵以人掌馬耳故呼為閑云

也按師古解校人養馬稱校者謂以為周官校獵以人掌馬耳故呼為閑云

奄其難先傳曲木又求曲木曲木亦校即木已傳直木內無所施矣淮南子蓋編木圍訓

直木直木又求曲木曲木亦校即木已傳直木內無所施矣淮南子蓋編木圍訓

其四面之用於亡國之社則柴其下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訓

柴箕子之門於車上為箱則柴其下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訓

釋器云慘謂之為校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為慘即亦說文校爾雅

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璞江賦云魚者稱校人以此養馬因人所

棘柴其下也說小吏木也部春秋左傳吳也邾子於樓臺稱校人以此養馬因人所

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
蓋即校極即所謂禮以木相貫穿為闌校以遮禽獸也○沼此郊極

志也○正義曰爾雅釋文云圍禁也圍與圍所以拘擧人囚禁之狀故為獨圍

國語也○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尚未如鳥閉囚皆集於苑已獨集

於枯注云吾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茂木貌施謂鳥為集於茂木則

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貌也欲其不吾也此吾即圍不枯之狀

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不廣也

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也廣大則不局促故舒緩

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鱗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衆以舒為

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人以搖尾狀其

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以注云行之

遠也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

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閩監毛三本

嘉誤作喜倒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

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

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

而喜何為偽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神訓云

比類之義亦為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脊實有此圍圍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耳欺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之何

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韓非有云瞽瞍

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

辨而已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有庠或有人以為放

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

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

伎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

誅之在弟則封之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窳塞也讀若虞書窳

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自匿妄故人孟所改也竄三苗即于左傳與言

放言極一竄例謂放之令作自匿故孟所改也竄三苗即于左傳與言

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音四放之舜極也舜絕極于羽之地三年此條釋文罪

也周禮廢以馭言其罪長注廢猶放也舜絕極于羽之地三年此條釋文罪

宋本極之紀力反可證洪範左傳昭七年昔堯又極於羽多山方我乃其

又大罰極之紀力反可證洪範左傳昭七年昔堯又極於羽多山方我乃其

又天所極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屈極也釋言文則釋言又

云野極是殺也非也小致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皆誅也紂於牧

極至釋詁甚明極誅爾雅作文極合魯頌小雅箋兩箋兩正義觀之則釋言

例之極為極則知亦如孟子引假殺為竄鄭所見尚書東夷則言此不當作

先極後死若呂覽此副之作以吳刀山海經殺於羽先極後死此不當作

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尚書趙注國語皆江氏聲尚書集

有非庫殺○之正也義按曰萬顧氏以炎武日象知錄云水經注王之隱曰應陽縣本泉

傳注之北鼻部東名五在里今有鼻墟象道所封也山譚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

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誠而來何以不

國在其中原畿之地而置之土可封也外閻氏若據釋地續云有萬

庫源之在來不永州府一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以文伸吾親愛情者有故

里之居蒲版弟居零陵陸阻太一行至則往庭較諸驩兜其勞已甚數

固如數至勢有必庫之封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

傳言舜葬九疑象來括此後人立祠名營道神此為得之翟氏

灑考異云漢書又鄒陽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音鼻在零

傳亦曰昔象也後漢東平王蒼傳猶昔象之有鼻三國志皆從昇與

之罪趙氏謂之為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言

所欲也雖有君子無行猶小人利之欲踰禮防情進得苟

則賢不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可也佞人乎也諸非皆惡中九德

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佞賢中聖之聖也善佞中惡聖中賞

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說苑引作是孔子嘗○正義曰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

當或為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當嘗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

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為常嘗即亦為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

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

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

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

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

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

疏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

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三人事古

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蓋

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

哉是皆孟子推此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庠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又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為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

于有庠注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

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

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

親親之恩也疏長猶常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大雅文王箋云

○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解字注云趙

語也從言原聲孟子曰故源與源通○古作原蓋許引堯典云五

來證從原會意之通據此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

載一巡守羣后之朝鄭康成注云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之

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東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

法注諸侯之朝代為四部此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得朝天子乃巡守

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待朝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師也謂

常禮也常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師也謂

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師也謂

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之德也以為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

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為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

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公平王命為寇齊侯呂伋為天

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在尚書如蘇公為司寇齊侯呂伋為天

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之於虞當亦有天子以

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

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象以政接於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

至觀上云汝其于予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

國故謂之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為於其國者正有為於天子之朝

也其非放也明矣趙氏增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

若字則以本非有政事矣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

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疏注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

舜典中書成文當是尚書集注音疏云此之謂也則有庫以上

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尚書集注音疏云此之謂也則有庫以上

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

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為尚書逸文庶幾近之也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

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疏友于之性○正義曰後漢書袁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蒙子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

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

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疏○注咸邱蒙孟子弟子

注云漢復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閭氏若璩釋地續云

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桓公七年焚咸邱

齊人是咸邱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桓公七年焚咸邱

杜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桓公七年焚咸邱

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之岌岌踏今蓋讀岌為會西蹴然之

蹴即蹴踏也楚辭離騷云高余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為會西蹴然之

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岌岌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子欲毀壞其也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

代蹙殆哉豈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

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豈乎孟子曰否**注**言不然

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

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以東為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

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注**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

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

思甚也**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孟子堯典曰

按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

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

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典而加二八月字於其中此偽書也故漢光

著典皆是舜典文而二月皆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

義勳二乃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	死且爾雅無妨堯落二各為一也	必言殂也臣釋所崩不也	也蓋當時也	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也	今文尙書也	勳則許所稱真壁中是此而無落二力蓋孟	帝王世紀所引皆如也	徐本堯典曰乃增十有八載乃增之見孟子	集韻類篇乃增放字至仁甫乃增之曰放	虞書曰勳乃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八年史記與堯欲異位凡言朕在位七十崩徐廣	之政薦上於天堯辟位凡言朕在位七十崩徐廣	尙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舜二堯號也此	滕文公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舜二堯號也此	殂落此可證尙書本音放勳引馬融注以放勳為堯名	妣四海之內關密八音三年說文尙部融往死也虞書曰放勳乃	繁露八煖燠孰多尙書曰二姓如喪考妣三年	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百而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尚書曰	篇而如喪考妣三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尚書曰	肆類引上十帝有諸二文亦稱堯典自偽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古書一	所引上十帝有諸二文亦稱堯典自偽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古書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官，遜是也。四書中百姓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官。

蓋有爵士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以為有堯三年喪，並平聲，持服三年，禮也。孟子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喪。

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偽孔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之文，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偽孔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之文。

改此經為文，且別言四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為句，不可改。載而下屬也。此經為文，且別言四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為句，不可改。載而下屬。

堯名趙正，義曰：名號通稱，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正，義曰：名趙正，義曰：名號通稱，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正。

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遏密爾雅釋詁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為一事也。遏密爾雅釋詁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密禮記孔子閑居引此詩也。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密禮記孔子閑居引此詩也。

無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也。無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也。

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疏：孔子曰：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疏：孔子曰：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天子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天子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

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

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

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疏注詩在小雅至之臣第○正義

也毛傳云溥大率循濱涯也說文日部云普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

也云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溥徧也周徧即大也率循

也盡近水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九州以水中民居不

禹之言民居九州之外皆在水也鄰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

其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

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此詩非舜

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父母乎是以怨也疏云此莫至勞也小雅○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

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亦云詩云莫非王事

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

事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曰大夫不均我從

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
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為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為問孟子直據北
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
不獨論舜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兼以明詩

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

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

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

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

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

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

文反正為之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為蠱是文即字也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書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書者文
於外謂之書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書者文
之合也書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書者意內而
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書者意內而
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書者意內而

司言此謂摹繪物狀以及發聲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為篇章積
晷而為辭也此文以足言辭之謂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晷
當為辭此二篆之不可混也
曰詩言志歌永言而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
儒因謂吟哦上言而下義則可引耳詩則當知其來子夏之起予所以為聖
見而後得讀書窮理也說者又引詩之法也其人鑿其事此孟子所固
門之高叟者而言非聖賢相與言後世之求其不知學引申觸類通
哉高叟者而言非聖賢相與言後世之求其不知學引申觸類通
四闢無所不可考其本旨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言學問之事則
凡言學問者無不可考其本旨義論貧富可乎素絢本言學問之事則
則凡論事先後者無不可釋詩也然則所謂禮後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
論理有先後者無不可釋詩也然則所謂禮後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
頌其詩讀其書不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正問其世為何世
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正問其世為何世
也此何人而徒吟哦上者而去烏乎逆之則其乃在之孟子而非論
北山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刺王其故室之故逆之則其乃在之孟子而非論
凱風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刺王其故室之故逆之則其乃在之孟子而非論
志不然而普天率土特悉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南吹彼棘心
亦蓼蓼者我匪我伊蒿之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南吹彼棘心
情而得其所哉夫子論其世欲知其穠穠一得也自以其人欲逆
其志亦不其得也哉夫子論其世欲知其穠穠一得也自以其人欲逆
特著其辭以正防義曰說必文論多世部云人死而後也逆志之說可用也彰也注然
詩至之辭○以正義曰說必文論多世部云人死而後也逆志之說可用也彰也注然

則文章之為本也淮南子而作文經訓與文發動而文成於文高誘以文釋

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為禮注云文章所為皆以文為之

乃四顯也辭此是詩趙氏以歌詠之辭已成篇章引以興事即篇章不顯

之文采為本而顯之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不當以

而文采也○文字於說詩非也○取正故義曰雲漢詩在雅序言宣王

遇災而懼也每章首言旱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

子遺者言又得遺漏也黎眾也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

無有子然得遺漏也黎眾也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

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我天相雨也然則靡有子遺

帝既不欲使謂旱災如留先祖黎民必將飢饉使病無有子遺也

天之胡不真莫非王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

乎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

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

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

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為天下法

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下武篇第

三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

思所以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義與趙氏異

趙氏以孝思為孝道者說文人部云孫以順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

注云倫下云倫理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倫之假借思與理

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

南子本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

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為則其先人舜之父頑

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為天則法也箋解永言配命

以為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為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注

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

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

也注以是解咸邱蒙之疑疏注書尚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

也祗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諡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為齋

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為敬慎也論語八佾篇云

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敬慎戰懼貌也栗通慄是為

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為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貌也栗通慄是為

足釋地又布有續云炳燭齋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故曰夔夔也常時則兩
天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重足大孝釋
語瞽瞍亦允是讀允字句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
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
經遂言曰是為父子不得而聲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
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節之而別為之解允誠也若善
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栗瞽瞍化
之亦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
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章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孝經聖治

孟子正義十八

孟季五卷十八

望入女機並無存功

寧節言孝莫大於慈父而寡女矣首莫匪妹慕慕序于女姐出批

出衣機事正善見女無父慈系壯女不慕慕也

慈年長言曰與不離合父慈不慈而于慈出此共親女而字稱

慈年長言曰與不離合父慈不慈而于慈出此共親女而字稱

天不女主位親其親而衣此家慈慈建及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天不女主位親其親而衣此家慈慈建及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慈

孟子正義十九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

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疏注堯

是也○正義曰文見論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注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

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諄

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諄然命之乎大雅諄左傳年未盈五引作惇惇如八九

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左傳年未盈五引作惇惇如八九

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也按告曉之孰則

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

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

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注

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

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注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注

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

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注

二十八

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

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

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注南

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朱訟獄不

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 三年之喪畢程氏正義曰趙氏

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

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舜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引之經傳

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云而

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而

審諦如帝都人堯之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字同義故二厲也孟

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厲也孟以子萬章

都人士曰彼都人垂帶而厲彼君子如女子及孟子離婁大戴記文衛將

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婁大戴記文衛將

引劉熙云傷南河九河之見○注南者又云天子之○正義曰史記集解

遂反格於地志故而當帝位○注南者又云天子之○正義曰史記集解

正義云括地志故而當帝位○注南者又云天子之○正義曰史記集解

禹貢至西于南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

孟子正義 十九 中華書局聚

於此得此母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
 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
 孟子萬章作天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舜曰天之丹也夫然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獄訟者舜曰天之丹也夫然後歸中國踐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劉熙言於中是
 遂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云凡民大司寇以教而有獄訟者注云
 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秋官大司寇以教而有獄訟者注云
 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教而有獄訟者注云
 劑禁民獄獄訟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以教而有獄訟者注云
 財亦為獄其義相對秋官大司寇以教而有獄訟者注云
 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獄中士命夫命婦不躬坐獄
 士遂有獄訟其者搖鞞皆稱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與之同趙氏本論
 訓云有獄訟者搖鞞皆稱獄訟禮記月令孟秋決獄與之同趙氏本論
 訟獄故解云獄不決言實確人故訟之是以獄不決其罪則此獄劉熙釋名
 釋宮室故解云獄不決言實確人故訟之是以獄不決其罪則此獄劉熙釋名
 偽故爭訟之也蓋主獄訟自聞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乃泰誓曰
 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聞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乃泰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

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見前此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

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大廖
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祗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

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問禹

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疏

人有言至於子有諸注問禹

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子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

猶然天下舉之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

衰刑自愛此繁矣吾不忍見已而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以啓為對不

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自已而啓也此友黨之攻不

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

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

疏孔注本不也考文古本足利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

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此可正之云否不也誤經人文本孟子

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誤經人文本孟子

賢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注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

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

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疏

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曆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

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丹淵雖有范汪在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姓在周為傅氏見國語燃犀解引徐自淇云二子不肖但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托於傲以成禪讓真無愧為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讓禹於天為堯之嗣十七年而帝崩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至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穎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授益

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有

字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閻氏若據釋地云陽城山名漢穎川有

陽城縣以山得名消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

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三里去嵩山幾隔三十

里安得即云嵩山在洛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

箕山北十一名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十三里括地志遂

云嵩山北十一名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十三里括地志遂

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水上許由冢並

屬陽城縣雖同見穎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注

書在藏於復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

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

山之陰史記作箕山陽之南與孟之北故張守節

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三十里則為嵩山

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

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疏注莫也

○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此言橫為之源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也閩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

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

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天之所

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

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

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注大丁湯之天子

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也大甲大丁子

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

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

亳反天子位也

疏

注大丁至未立而卒於史記殷本紀云湯崩

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崩伊尹位三年崩立太丁之外丙之弟中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位三年崩立太丁之外丙之弟中壬

也訓是為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成湯之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肆命徂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甲元年伊尹作

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孟子萬章云湯

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推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

也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

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放之伊尹攝行

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云當以書序為

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鳴盛尚書

後案云鄭康成所傳元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

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確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先曆載伊

訓故班固采入律曆志的領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

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

及律曆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崩之明書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據劉歆以溯之辭不可泥為商人甲元年正月

則十二月是子月元據劉歆以溯之辭不可泥為商人甲元年正月

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曆家以為曆元伊祀於先王者以冬

至配上帝故也律曆志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

丙之服以冬至越葬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以去冬至之

也且無論太甲初元乃偽作此并朔去之改元位禮陳訓遂掩却

正末非元改稱也乃偽作此并朔去之改元位禮陳訓遂掩却

年未非元改稱也乃偽作此并朔去之改元位禮陳訓遂掩却

至朔同日崩年即改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

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

為之乎又云如崩年即改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

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後改悔

伊尹豈輕有是舉不得不明而放之計冀其改悔不則又在至

三猶不改然後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

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

乙丑

丙之

正末

至朔

月果

為之

復迎

伊尹

三猶

內即

下三

不三

二內

覆湯

遷義

久孟

未久

傷教

名也

亭太

十里

毫為

偃方

師可

去伊

虞尹

城既

八攝

百國

餘政

里復

尹時

豈時

有往

縮訓

地大

之法

分年

身不

以然

應如

乎人

湯言

都湯

為里

偃方

師可

去伊

虞尹

城既

八攝

百國

餘政

里復

尹時

豈時

有往

縮訓

地大

之法

分年

身不

以然

應如

乎人

仍屬穀熟鎮為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所放處也尸鄉正義引
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
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閣氏指桐亭為
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尚書後案云趙岐注桐亭為
亦不云葬地緣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
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
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釋詁文艾又字通周公之不
皆云處居也遷徙也又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又字通周公之不

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

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宜也孟子私淑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

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

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瀨考異云墨子尚賢

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
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
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佚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焯人養
之是為伊尹湯請有佚為婚有佚以伊尹為媵送女尹說湯以至

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舉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

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說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

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說文引之於漢人及見

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篇列於漢人及見

原書者猶身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挂脣而其

時枉己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

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

說而但奉遷史為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

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

小猥鄙之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注云不字衍文說見

上注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伊尹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有莘國名

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

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覲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

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

也無欲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

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二聘既至而後幡然

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

民疏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疆國篇云

即翻然翻然也即反然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覺悟

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

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疏注覺悟也○正義曰

寤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

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己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

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

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

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絜其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

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

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己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

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為天下也然而為己而已道至於贊化育

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

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為己也亦豈絕不為人謀乎

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

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

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

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人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

乎此而君子為己之學與為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

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

載自亳注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

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

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

疏注伊訓至誅也

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

德典寶之後為今文所無故為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鄭康

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于亳又云征是三臚則此篇漢末

猶存崔寶政論曰畢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則伊訓之篇子真會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牧宮

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是殷都則牧宮

是桀宮矣朕我釋也故云云謂湯也書序云然也詩周頌從先王居故

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云載始也書序云然也詩周頌從先王居故

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

述湯言古人也朕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

也由按趙氏以作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訓

亳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葛載其後又伐韋氏顧伐昆吾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

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

容取

珍傲宋版印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有人

以孔子為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

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然故注言或以

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灑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

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癰疽睢侍作寺瘠作脊史記孔子世家

亦渠為驂乘韓非子作癰疽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

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

癰淺於疽而二瘍皆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

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

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

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注孟子曰否不然

也疏元校勘記云○正義曰阮氏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

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

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

人是為無義無命也

疏

孔子進至有道之命○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

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富貴得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

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富貴得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

也○小人嘗以為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

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而後安之

多怨衆人之於命亦安矣○大知其人無可奈何而後安之

者也可聖人之於命安矣○實不以命為準也○而義所不為雖力

彌子瑕故孔子緣也○孟子伯察未嘗無景伯之於衛卿未嘗無

重為請也○義者安義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矣○衆人之於命所不為一矣○故聖賢而

於命也○以制之者不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所不為一矣○故聖賢而

命皆也○而安之者不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所不為一矣○故聖賢而

祖望見史記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子○實無所為○濁鄰子路

妻兄見史記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子○實無所為○濁鄰子路

也○孔子私於所昵而孔子事白其不然而罪之執子路哀金由即濁鄰

也○孔子私於所昵而孔子事白其不然而罪之執子路哀金由即濁鄰

也○孔子私於所昵而孔子事白其不然而罪之執子路哀金由即濁鄰

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為名士亦見莊子然則顏涿聚者顏之讎也非
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黎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之讎也非
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闔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
衛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
主我衛卿之可得此語亦非無因云翟氏灑考異云彌子瑕借重於孔
子孔子拒之此得此語亦非無因云孔子慎大覽乃云孔子道七十且說而無所偶故因
人因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當時行孔子者且說而無所偶故因
衛夫也彌子瑕與昔者彌子瑕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法竊蔽於左
環言矣按癰疽與昔者彌子瑕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法竊蔽於左
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法竊蔽於左
者罪則彌子瑕為母病之故忘其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病之故忘其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
之寵甚於癰疽彌子瑕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
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耳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
矣蓋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

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

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

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

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於衛齊

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瘡環也

疏

注取孔子至不過宋趙氏正義曰不合明

行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好者八十六人皆衣文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乎屯歌曰彼

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

婦之口嘆曰夫子走彼婦之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路妻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走彼婦之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路妻桓

兄顏濁鄒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伯玉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

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出使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醜之

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醜之

云與弟子習禮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子過宋

子曰可弟子習禮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子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在明上言宋桓

也過宋則惟在宋而適陳故子下為明標陳侯所言主是貞子為陳侯

珍佛宋版

族先世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仲後大皆即殷之制以陳字為諡通在

傳記世本家未有稱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為讀孟卿不誤也近

儒有謂夫以孟子陳之不言證之孔子臣三者此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

亦臣也還以孟子陳之不言證之孔子臣三者此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

之國皆不為臣去且終歲無君乎但此魯哀公二歲之餘吳王夫差

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歲之餘吳王夫差

居陳三歲荀常適衛吾出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止孔子曰荀常適衛吾出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六年靈公云孔子來矣考先聖陳生平嘗

再至陳十子諸侯年表陳濬公六年靈公云孔子來矣考先聖陳生平嘗

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太古為最

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為最

可據然頗復錯亂其敘歸與之數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

於吳皆前前後後兩見非稍為整比條理然謹按五十年三吳昭公

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為三個月是委吏昭公二十年七年吳昭公

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是委吏昭公二十年七年吳昭公

札聘於上也國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問此

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觀相禮之歲就為其死歲故

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

實卒於昭二叔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前魯已無君

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人之車兩公即卒昭公也兩子在周

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昭公也兩子在周

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以孔子為中都宰一校則適周其在定之

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一校則適周其在定之

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一校則適周其在定之

都為司空四年與空為大司寇三月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
墮三都十年由司空為國政三個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合且定十年春秋經不書冬公
與左傳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書於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
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書於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
之去衛將適陳過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至作爲陬操以哀之過
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蒲自蒲如衛去衛
六百六十四字乃復至其間蓋過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衛
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其間蓋過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衛
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見蜚鴻仰視之色則嘗
聞之軍旅之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見蜚鴻仰視之色則嘗
孔子子魯定公卒行之四十七字國注論語移問於陳章卽云孔于去衛過曹
是歲魯定公卒行之四十七字國注論語移問於陳章卽云孔于去衛過曹
如曹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云以在衛絕糧者或如子桓魁欲殺吳
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云以在衛絕糧者或如子桓魁欲殺吳
伐陳陳亂日食之故抑或就事不可混合難倉卒既至其所賈皆未可
知要與異日食之故抑或就事不可混合難倉卒既至其所賈皆未可
子家於哀公有對肅慎而陳侯周之僖廟災之語又云明年歸與
之子實哀公有對肅慎而陳侯周之僖廟災之語又云明年歸與
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昭王卒於夫圍孔子子自楚返乎衛昭王與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人秋楚昭王卒於夫圍孔子子自楚返乎衛昭王與
推之定十年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也以幣召夫迄六年居陳蔡時也孟
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也以幣召夫迄六年居陳蔡時也孟
子所謂於衛命召公則終不復歸也豈出魯所好爲旅人道哉其
者非有君命召公則終不復歸也豈出魯所好爲旅人道哉其
見衛靈公主顏則由一二年間也蒲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
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蒲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

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適陳二十
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
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
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阨古厄字詩谷風箋云
厄難勤苦之事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
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注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

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

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

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
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

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

公之相實然否疏孟子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
孟子言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殺羊皮為

人養牛賣己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依文
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殺大

夫其人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
如屢屢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人秦

五羊皮則攜作客貲者秦史又記百里奚物也其秦走不可憑楚鄙人執之繆
公以五羊皮為之食牛從來無此百說且奚亦有五足要大譽趙氏去古未
遠或有師承趙氏温故錄云百里奚字要秦繆公非耳注孟子亦
言其舉於市則養羊皮為人養無牛據當讀賣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言
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為言非養牛當讀賣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言
得字遂似中辨正云朱竹坨五殺辨言趙注必無人言百里奚自賣五
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坨五殺辨言趙注必無人言百里奚自賣五
殺羊皮為人養西入秦五殺皮然則奚蓋履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
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殺皮然則奚蓋履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
五羊為裘以五言蓋合五羊之衣服也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
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衣服也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
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秦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
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秦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秦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
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許與之蓋
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請以五百里奚亡秦走宛楚許與之蓋
百里奚然秦五殺微物楚人所豈貪之乎慮楚屢不歌乃漢詞賦家所為
與之不然五殺微物楚人所豈貪之乎慮楚屢不歌乃漢詞賦家所為
本不與據此即以齊欲請管仲於魯而使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楚
人不與者此即以齊欲請管仲於魯而使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楚
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吾疑而使之也請贖若謂五殺羊皮示其
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也請贖若謂五殺羊皮示其
楚則奚大素所被服楚人也烏得於秦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
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烏得於秦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
舉之牛口屬下而加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相盾則為不贖
奚之事亦屬下而加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相盾則為不贖

五根夫皆五純之五絨數五更總證絲數西非京雜記也戴五侗六為書繡故曰繡純絨總俱升以

也豈有兒羊而五皮益無可疑成裘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

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自賣之皮為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

牛又臣術篇云自賣人買百之皮為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

羊皮為鬻之直籠伊尹秦繆公昔人未有之作此籠百惟莊子庚桑

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昔人未有之作此籠百惟莊子庚桑

音義既引史又記不引事徒割云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據釋地於

又續云百里奚此年當已七十齒已無所見矣又曰舉於市也仕宦見矣

獨秦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孝公又時何故秦走宛宛今口則當以

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曰鄙吾人執之公聞在焉請以五殺之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詞以誑楚左氏授之穆姬者乃五殺大夫之

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孟子蓋謂於市者何故

以有勝於史記之妄說虞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注好事毀敗

孟子 卷十九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人之德行者為之設此言疏元否不然○正義曰阮氏百里奚虞人

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

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諫○人至奇

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閻氏若據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山西之平

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

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駘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虢在虞南一言之

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為晉獻公十九年宛然○注垂棘至太平縣之

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太平縣之

正義曰僖公二年羊傳白璧注云屈產出馬之地乘備駟也

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尚白為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為地名不似

服氏謂產為屈也閻氏若據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

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

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

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

棘又見成晉地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

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

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

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

者為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

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疏乎百里奚至為之

氏以百里奚不可諫冠此兩節之首蓋謂奚所以不諫者知虞公之

不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可諫可謂不智乎即申此二句之義知即

曰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捩若

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為汙可諫而不可諫乎

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為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可諫

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出之智也知賢屬能但知而不可諫而

相之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出之智也知賢屬能但知而不可諫而

禮義以為親，無怨分。禮可放，無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逆之心，以為君臣無定分。禮可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為苟賤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端懼焉，故特設為門。聖人且難問，答著諸簡編，以此徹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之實，文為萬章之徒，非就此實據之，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已，並早已滅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信，史若輩惡其害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之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是不可熄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

正也 **疏** 不為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孟子正義十九

